

潘连提出要和李老单挑,老李站着不动

4

军旅文学

老李惹恼了班长陈卫星

我能看出来,李大队长很生气。那几天里,全大队的军官和士兵心情都不太好,脸色都很难看,碰到个什么小事都想发火。我们大队在集团军军事训练考核中考砸了。

那阵我和老李都是刚来,集团军来考核时,我们这些从红军团来的士兵都考得不错,毕竟都是步兵团出来的。连队其他人考得都不是很好,那个主考的上校看了看我们这几个红军团来的,又看了看潘连,还说了一句:“你们这是怎么回事?不也有人考得挺好的嘛。”那阵我们还没听出他的弦外之意,都很高兴,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,心想连长晚点名时肯定会表扬我们一下,谁知他不但没提,还黑着脸发了一通牢骚,说这算什么考核组啊,我们又不是步兵,将来也不是集团冲锋用的,怎么把我们当步兵来考了?

我们接着搞狙击手集训。参加狙击手集训以前,每个连队的士兵都要进行端枪定型训练,这也带有一种选拔的意思,表现好的,才有可能被选中参加集训。哪个连队要是选上的队员比较多,那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。潘连对这事很重视,每天都要到训练场上看看。

老李是个三级士官,在那个红军团时,我们连队领导换了三个,他还是班长,算得上是三朝元老了,连连长都让他三分,所以他在训练时的小毛病更多。这次狙击手定型训练时,他的毛病又犯了,刚趴下来没多久,他脸上落了个苍蝇,他条件反射地上去就在自己脸上打了一巴掌。我们的班长是个一级士官,有个

不咋样的名字叫陈卫星,他听到动静,扭头瞪了老李一下,老李也瞪了他一下,一脸不在乎的样子。陈卫星火了,他从地上站起来,走过来给了他一脚:“你他妈的在干什么?”

我们都愣了一下,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这完全是对待新兵才这样的,老李人家可是十多年的老兵了,怎么能受得了这个呢?老李果然不干了,他呼地站了起来:“你再碰我一下试试?”我们那十多个从红军团来的看见老班长被一个一级士官踢了一脚,都不干了,呼呼啦啦地从地上爬起来,围了过去,狠狠地盯着那个叫陈卫星的小班长。

但我很快发现情况有些不对,陈卫星也只是愣了一下,脸上很快露出了很蔑视我们的表情,撇了撇嘴,有点嘲讽地看着我们:“是不是痒了,想打架?”

我扭头看了看,那些“锅盖头”们都趴在草地上,歪着头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们。我忙拉住了老李的胳膊:“老班长,消消气,我们是刚过来的,得向人家学习。”然后真心实意地对陈卫星说:“班长,我们错了,我们也是什么都不懂,在原来的那个部队也是稀拉惯了,你也不要太急,我们一定会努力赶上来的。”

老李毕竟不是新兵蛋子了,他这时也看出有些苗头不对了,也有点心虚了,连瞪那个小班长一眼都不敢了,老老实实地又趴了下来。

陈卫星揪住了老李的衣服领子

老李显然和陈卫星较上了劲,时刻准备找碴闹点事,他像一只虎视眈眈的狼一样,随时准备找个机会奋力出击。机会还真给他找到了。

那天,陈卫星带着几个新兵在翻着地,可能是在种白菜吧,其实也要不了那么多人,只要几个就够了。我、老李和周志军站在一边吹牛,其他的士兵们三三两两地呆在一起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说说笑笑。陈卫星忽然抬起头看了看,然后目光落在了我们三个人身上,说:“你们三个过来,一起来种菜。”周志军第一个跑了过去,我推了一把老李:“走吧。”老李有些不高兴,小声道:“这狗日的,为啥不叫别人?”陈卫星可能听到了,也可能没听到,他只是看了老李一眼,继续埋头翻着地。

我们的任务是在翻好的地上撒小白菜种子。这活儿其实也不累,但老李心里还对陈卫星有气,一副懒洋洋的样子,漫不经心地撒着种子,有些种子都撒在了翻好的土坑外面了。我轻轻地碰了碰他,低低地说:“老李,你别赌气,反正就这么点活儿,一会儿就干完了!”我不提醒他还好,一提醒他反而更坏事了,他看了我一眼,有点满不在乎的样子,一大把种子忽然就全撒在了菜地外面。陈卫星扭过头,皱着眉头看了看他,有点生气:“老李,你是怎么回事?兵也当了十几年了,怎么还不如一个新兵?”

老李立马有机会找碴了,他瞪了陈卫星一眼,气呼呼地说:“我不如新兵?不如新兵我还在干啥呢,你的那些新兵在干什么?”连里的确也有不少新兵站在旁边无所事事,这也不能怪他们,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人,他们要是也来干,菜地都站不下了。

陈卫星的脾气也上来了,他放下了铁锹,走到了老李的跟前,瞪着他:“我在这里是班长,你就是一个兵,我让你干你就得干,这里不是你们那个红军

团,你不服咋的?”

老李也使劲地瞪着他,脖子一梗,脑袋凑了上去,带着挑衅的语气叫了起来:“我就是不服,你想咋办?”

我忙上去用手拨开他俩,说:“陈班长,老李,咱们都是一个班里,不就是种种菜嘛。来来来,老李,我来撒种子。”

我本来是想把老李的那个装着种子的破瓷碗拿走,让他到一边去,谁知老李瞪了陈卫星一眼,猛地抡起胳膊,把那个破瓷碗摔在了地上:“老子不干了,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!”

陈卫星脸红了,他“呼”的一声,猛地冲了过来,揪住了老李的衣领:“你别以为你是个老兵,我告诉你,特种大队没有新兵和老兵,只有班长和士兵,你给我把种子捡起来!”

老李可能还没经历过被一个比他嫩多的士兵揪住衣领这样的事,他的脸腾地红了,连耳朵根子都烧起来了,他和陈卫星较上了劲,抓住了他的手,吼了一声:“我就是不捡,你想咋的?”

老李终于向潘连服软了

眼看就要打起来了,我和周志军正急得团团转,潘连这时来了,他站在菜地边,眯着眼睛,黑着脸问陈卫星:“怎么回事?”

陈卫星头也不回地说:“没来几天,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准了,连班长的话都不听了,还是老兵站在旁边无所事事,这也不能怪他们,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人,他们要是也来干,菜地都站不下了。”

陈卫星瞪了瞪老李,但他还是把手松开了。老李整了整衣领,示威一般在地上吐了一口痰。潘连的脸色更难看了,他的那口痰把潘连惹火了。潘连皱着

眉头,指着老李说:“你跟我来一下!”

我不知道潘连是怎么收拾老李的。根据我在红军团当兵时的经验,他也就是把老李叫到办公室,拉张凳子让他坐下,甚至还会给他倒上一杯水,然后摆开架势,长篇大论地做他的思想工作。

老李本来也是这么想的,所以当潘连带着他进了办公室,回头“咣”的一声把门关上时,老李还感到有点奇怪,他事后告诉我,那时他就觉得事情可能不像红军团时那样简单,但他也万万没想到,潘连接着把袖子一卷,瞪着眼睛朝他吼道:“小子,你不服是吧?今天咱俩‘单挑’,谁有本事谁站着出去!”

老李后来推心置腹地给我说,潘连这招毒啊,他是一个军官,我是一个士兵,我能和他单挑吗?他把我打倒了还好说,我要是把他也打倒了,事后处理起来,我会更惨。所以我就站在那里不和他动手。

潘连用手推了他肩膀一下,狠狠地说:“小子,你怎么不动手了?你不是不服吗?你们红军团牛,那你们就代表你们红军团,我代表特种大队,看到底谁更牛!”

老李有些慌了,他看得出来,潘连是动真格的了。他后来告诉我:就在那时,我突然大彻大悟了,什么老兵,再老的资格也没有,在这个狗操的特种大队,就是拿军事实力说话,你军事素质高上去了,就是有些毛病,大家也会高看你一眼,你没本事,就是老老实实在那待着,也没人会高看你一眼的。搞那动作都不行,你得靠实力说话!

老李大彻大悟以后就老实多了,他立即低下了头,低低地说:“连长,我错了,我以后一定好好干。”

杨杨告诉刘林她要结婚了,剩女又少了一个

7

情感天空

剩女又少了一个

刘林是标准的剩女。芳龄二十八——千万弄清楚,是二十八,不是二八佳人!未婚,无男友。

因为要自己付房租,为了尽量节省生活费用,她在坂田找了一套房子。房子很老,想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建筑。出租屋楼道很脏,租户都是附近工厂的工人,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底层人,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糟。但刘林坚持在这里住了两年,原因很简单,就是她租住的一厅一室户型极佳。阳台很大,卫生间和厨房分开在阳台两侧,这种户型在深圳属凤毛麟角,是地地道道用来给人住的房子。可能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深圳的土地还没到寸土寸金的地步,承建人也尚有一些人性,故设计了这样好的户型。这几年在深圳的搬家血泪史,足以令刘林仇视开发商,不需要任何理由。

公司下午六点半下班,运气好,七点半能到家,运气不好,比如碰上大塞车,又比如暴雨,九点、十点说不定。今天运气适中,八点准时到家。第一件事是开电视,调到翡翠台的《同事三分亲》,刚刚赶上。晚餐是面包牛奶再加两个卤蛋。有时煮面条,但如果是八点才到家的话,就一定不会煮。

等到电视放到一半,中间插广告,便去烧洗澡水,用开水壶。妹妹刘芸早就游说她去买一个热水器。她认为没必要,反正一个人,能简单便简单,最重要的是能省钱。

对面是一家小型的住家式的加工坊。这个时间,应该是中场休息,几个男生正站在阳台上,唱:“对面的女孩走过来,走过来,走过来……”

对面的男生,都很小,十八岁左右。只是,二十八岁的女人,不敢去惹十八岁的男生,而二十八岁的男生,也不会贸然往一个陌生女人的阳台上扔纸条。

看完《同事三分亲》,洗完澡,恰好九点,开始看电影。电脑里下载了一大堆阿尔·帕西诺的影片,从最初的《教父》到最近的《十三兄弟》。

QQ照常挂着。偶尔会有一两个老友跳两下,扯两句不咸不淡的话,刘林统统回复:看电影呢,别来烦我。看到精彩处,杨杨不停地发抖窗口。只好将电影暂停,气得骂:干吗?

杨杨:寂寞啊!寂寞啊!
刘林:你天天都寂寞。赶快找个男人结婚去。

杨杨:所以啊,明天结婚。
刘林以为她开玩笑:总算可以摆脱了,省得你天天冤魂似的。

杨杨:真的明天结婚。在德天大酒店办喜酒,就在你们公司对面,你中午过来吃饭。不用封红包。

刘林吃惊:真的要结婚?
杨杨:真的。恭喜我吧!总算嫁出去了。

刘林一下子来了兴趣:嗯,新郎的照片传给我看。你们认识多久了?

杨杨:一个月。就上次去爬梧桐山认识的,叫你去不去。

上次网上单身一族召集爬梧桐山活动,杨杨生拉硬拽,就是没把刘林给拉过去。刘林不去的原因说起来有些可笑,她年前爬过一次,腰部以下整整一个星期似乎不属于自己,为此便发誓再也不去。

传了新郎的照片过来,看长相挺不错,也还算是风度翩翩。可是认识才一个月就结婚,也太快了,即便深圳速度也不

是这样的啊。刘林:认识才一个月,你了解他吗?

杨杨:大概了解。去了他家,他爸他妈都是大学教授,他是做IT的。就是不了解也没什么,反正先把婚给结了,省得一大堆人跟在屁股后面问什么时候结婚、找了对象没,老娘都给烦死了。这个年龄段是生育的高峰期,你如果是未婚,用人单位就会考虑到时招你进来,得给你三个月的带薪假期,哺乳期内还不准炒你。多划算。若我是用人单位也要细算这笔账。

说心里没想法是假的。单身的大龄女人,又少了一个。往后越发孤独了。

一场误会

第二天中午去参加婚宴,还是封了五百块钱的红包。

杨杨穿着洁白的婚纱,脸红扑扑的,眼波流转。新郎陈树风真人比相片还帅,戴眼镜,笑起来唇角有大大的酒窝。刘林也喜欢这类男生,但不会爱上这样的男人。这种男人,太纯净,像矿泉水。她爱的男人,是帕西诺那种,有着鹰的目光,冷酷的气质,如烈酒。她其实早已找到适合自己嫁不出去的原因,她爱的男人,在现实里根本不存在。所以,她只能单身,只能等待。

她一出现在门口,杨杨就看见她了,小心地拽着婚纱,碎步跑过来,道:“抱我,抱我。”刘林依言抱住她。杨杨回头对一旁拿相机打打扮应是伴郎的人,道:“陆西若,快,给我们拍一个。”陆西若闷声不响就拍完了,不像别的人那样说“笑一个”之类的话。

杨杨看见闪光灯闪过,还愣了一下,问:“这就完了?”

陆西若答:“完了。”
刘林反应快,道:“什么完

了?还长着呢。”

陆西若闻言看了她一眼,之前他一直未正眼瞧她,当然,刘林也不会在乎。

不多时,婚宴开始。刘林找到新娘这边的亲朋,找座位坐下。知道杨杨这会儿也没时间,吃完饭,跟伴娘说了声便先行离开了。

快下班的时候,杨杨又打来电话,说中午实在没时间招待她,让晚上再去他们新房聚聚,没多少人,就几个好朋友。

杨杨和陈树风的新房在南山,刘林打算一下班就直接过去。没过几分钟,杨杨却又打电话来了,给了她陆西若的电话,说他还在德天大酒店,让她下班搭他车过去。刘林也没想太多,下了班打电话给陆西若,才刚刚说了句:“你好!我是刘林,杨杨同学……”

对方便冷冷地截住她:“我有事!”不容分说挂了电话。刘林握住电话,难堪得脸都涨红了。她虽然脾气倔强,但懂分寸,轻易不动怒。这次却气得不能,但想了想,还是忍了。左右今后不会再有来往。因为塞车,刘林八点半才赶到。

陆西若早已到了,在窗口打电话。刘林一眼看到他,心里的火气以及对他的鄙视不由得加了一成。杨杨跑过来,压低声音对她道:“忘了跟你讲,西若脾气很怪,我都挺怕他。他要是说了什么,你别放在心上。”

刘林道:“气气就没事了。有没有吃的?”杨杨清楚她的习惯,赶紧抱了饼干桶给她。

杨杨一共请了六个人,除了她和陈树风最要好的朋友。都是她陆西若之外,还有另外两个在深圳的同学万平和刘菲菲,其他两位是陈树风的好友仇志贤、

秦少霞夫妇。

万平和刘菲菲在龙岗上班,来得较晚,中午的婚宴也没有参加,这会儿是特意赶过来庆祝的。

刘菲菲一来就抓住刘林不放,一个劲儿地道:“我们班可就只剩你没结婚了。你赶紧啊!”

万平在一边附和:“就是。别挑了,越挑越眼花。”

刘林气定神闲:“急什么?我就没打算结婚。”

刘菲菲不依不饶:“说梦话呢你?你不结婚我不逼疯你!我们学校有好几个单身汉,本周末我就给你安排相亲。”

杨杨解围道:“菲菲,算了,她自己的事,她心里有数。开饭了!”

陆西若一直在一边吸烟,也不与任何人说话,陈树风他们都清楚他的脾气,也不去惹他。听到刘林说不打算结婚时他往她这边看了一眼。他看得出刘林对自己有成见,之前突兀地挂电话并非有意,他那时正好与客人商谈合约。但他是从不自为自辩解的人,误会便误会,有成见便有成见。误会他,对他有成见的人也不只是她一个。

饭后,略坐了会儿刘林即起身告辞,住坂田,从南山过去得近两个小时,明天还得上班。

陆西若正好也要离去,陈树风见状即请他送刘林。刘林急忙推辞。陈树风和杨杨知心,不好强求。

于是在陆西若的印象中,刘林便成了不大方、小心眼、极为低俗的女人。这是她们这个阶层女人的共同点。

陆西若从车离开了车出来,经过车站台时,看见刘林还在那边等车。他看了一下手表,已经十一点钟,公共汽车基本都已下班。终究不忍心,在下一个路口掉头回来,但是刘林却已经走了。



美良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反映时下“剩女”爱情及生活现状的小说,内容直击人心,感人肺腑。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深圳的孤单剩女刘林,曾经沧海,不再相信爱情和男人,独自坚强地面对生活的压力。在朋友的聚会上偶遇钻石王老五陆西若,两人从误会到相知,在看起来不可能的条件下产生了爱情。但刘林并没有因此将生活的重心转到陆西若身上,爱他但不依赖他。刘林的生活一波三折,经历了分手、结婚、离婚、生病等种种曲折后,最终她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归宿……